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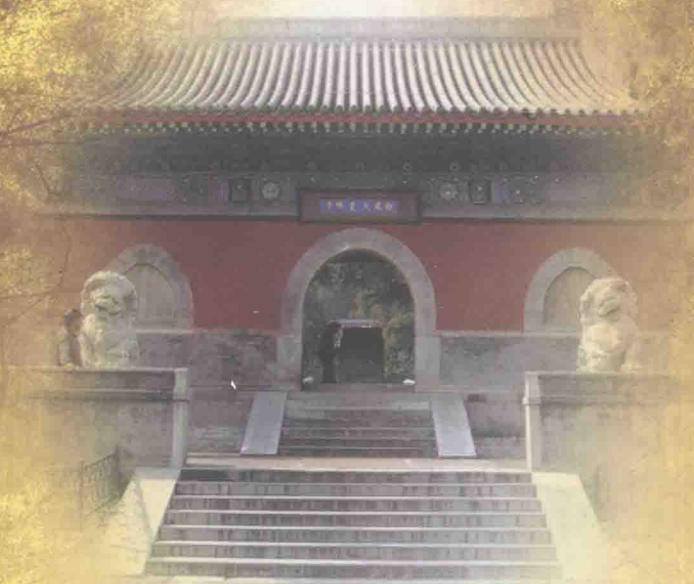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迷失在城市最熟悉的地方·惊险的寻宝就是悬疑和刺激之旅

失踪的 上清寺

THE LOST TEMPLE

【下】

罗渝 /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失踪的 上清寺

THE LOST TEMPLE

【下】

罗渝 /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失踪的上清寺/罗渝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 12 (2010. 8 重印)

ISBN 978—7—5366—9277—0

I. 失… II. 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5010 号

失踪的上清寺

SHIZONG DE SHANGQINGSI

罗渝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陈小丽 陈垦 (特约)

责任校对: 陈小丽

封面设计: 钟丹珂

版式设计: 颜 禾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—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×960mm 1/16 印张: 26 插页: 2 字数: 333 千字

2010 年 8 月第 2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 000 册

ISBN 978—7—5366—9277—0

定价: 52.00 元 (上、下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—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 七 章	旧宅井深	(1)
	古井深宅,急流山洪	
第 八 章	红楼惊魂	(22)
	清代乱坟岗,无人旧别墅	
第 九 章	佛图石流	(47)
	战场古雄关,异国寻根人	
第 十 章	密室谍踪	(90)
	教堂谍踪,密室魂惊	
第十一章	鹅岭虎啸	(126)
	猛虎镇巨园,怪图刻石轩	
第十二章	水陆古镇	(155)
	香炉底下字,古镇送餐客	
第十三章	山洞秘史	(170)
	百墅不见留私庵,古寨故洞抢宝人	
尾 声		(197)
出版感言		(202)

第七章 旧宅井深

古井深宅，
急流山洪

[五十]

把工作交代给同事，下到楼底，潘天棒的车已经在等着了，老曾和小敏坐在车上。后座上放着老曾的登山包。看来老曾对找到藏宝点是充满了信心的。小敏笑嘻嘻地对我把两只手晃了一晃，原来她两手都戴上了手镯，一只是昨天找到的，另一只估计是她随身带来的，两只的色泽、大小都非常接近，果然是一对。

我问潘天棒：“对你的朋友撒谎不太好吧？”

老曾笑道：“巧了，我本来就准备写一本关于重庆下半城的书。”

车到湖广会馆侧面的广场，一个笑容可掬的年轻人在等我们。

潘天棒停好车，向那个年轻人介绍：“这是老曾，文史专家，为了写下半城的书来的；另外两个，一个是我好朋友，一个是我的，这个这个，也是好朋友。”

然后又向我们介绍年轻人：“这是我的朋友二峰，是这里的馆长。”

“欢迎欢迎，一起喝杯茶吧。”二峰很热情。

我们在停车场边上的茶楼坐下品茶，还没有来得及说来意，二峰先开了口：“曾老师，我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呢，你来了，正好请教。”

二峰于是和老曾聊起重塑长江边上的青狮白象方案来，老曾给了些建议后，二峰说：“太感谢你了。曾老师，你希望了解哪方面情况呢？下半城这一边，区政府准备下大力气改造，修旧还旧，力求保持下半城的原貌，所以我也花了些时间来调研，希望能帮上你的忙。”

潘天棒插上话来：“二峰，你们重修湖广会馆时，在地下发现了什么宝藏没有？”

二峰说：“宝藏没有，古匾找到过一块，丢在排水沟里，现在已经挂上去了。为了避免破坏文物，我们没有随便动地基。”

老曾向我看了一眼，然后开口讲：“我今天来的意图，主要是了解明玉珍或者大夏国与湖广会馆的关系。”

老曾并没有提诗的事情，湖广会馆他来过很多次了，相信他已经了如指掌。但扯到明玉珍大夏国与湖广会馆的关系，真让我奇怪，这两件事情沾不到边啊。

二峰笑了：“这方面了解的人的确不多，我正好收集了些资料。传说大夏国的都城就在湖广会馆一带，可惜明玉珍这个皇帝做得清廉，没有大兴土木，所以大夏宫殿没有留下什么痕迹。对了，湖广填四川第一次，其实和明玉珍有关系的。”

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不禁问道：“湖广填四川，应该是清朝初期的事情啊，关明玉珍什么事呢？”

“其实，明玉珍那时已经开始了。在元末明初时，明玉珍家乡湖北黄州麻城就来了不少移民，曾老师知道‘麻乡约’吧？”

老曾说：“麻乡约是中国最早的民间邮局，全称是麻乡约大帮信轿行。资料上讲，明清两朝麻城孝感到重庆的移民很多，由于思念

家乡，每年都要推选人员回故乡探望，捎些土特产、家书。这是一种预约行为，就称为麻乡约。这一带附近有一个巷子叫邮局巷，多半和麻乡约有关系。”

“对！不过还有另一种说法：麻乡约主人姓陈，面上有麻子，而乡约是一个地方小负责人的官名，陈因为办事公道，被大家称为乡约，加上脸上有麻子，故称麻乡约。”二峰说道，“但据我了解，其实麻乡约里的麻乡应该指的黄州麻城。湖广填四川第一批来重庆的这些人，大多是明玉珍的同乡。湖广会馆的建立，也是他们为先，然后才逐渐成立了其他省的会馆。”



慈云寺 （罗渝）

“明玉珍死后，有许多国库的黄金没有找到，你知道这件事情不？”潘天棒总是那么急迫。

“当然知道。湖广会馆当年为什么建在这里？建在大夏都城这一

带？我一直怀疑，可能是为了方便明玉珍的同乡人寻找大夏国失踪的这批宝藏。”

“那你有啥子线索没有呢？”潘天棒追问道。

“我有啥子线索还告诉你啊？早就自己去挖了。”二峰笑起来。

老曾问道：“二峰，麻乡约私人邮局老板陈洪义，当年就应该住在这一带，他的故居还在不在？”

“这里没有发现过，我怀疑他当年就住在邮局巷。但现在，他只有一个陈列馆在綦江。”

听老曾与二峰闲聊，我脑海里却不断出现那首线索诗，当老曾提到故居时，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：“二峰，陪都时期有一位国外留学回来的人，在湖广会馆里留下了故居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不会吧！湖广会馆里没有私人居住，主要是各省的同乡会办公要地。不过，我参加湖广会馆商业街区改造规划，知道这附近陪都时期的旧宅，其中一个叫谢家大院，主人的一个儿子就是国外学建筑留学回来的。”

二峰话音未落，我的脑海一片通亮：“磨剑归时难用武”指的是出国回来的人，“人微言轻”正好是一个字谜，就是“谢”字。我们要找的多半就是二峰说的谢家大院，更具体的位置，是“谢宅井深”之处！

[五十一]

我看了老曾一眼，显然他还没有明白我刚才的问题意味着什么。于是我接着说：“老曾准备写写湖广会馆这附近的老宅，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哪些呢？”

二峰讲：“保存的已经不多了，这个谢家大院就是其中之一。另外还有几个，一个是胡子昂旧居、下洪学巷的明清客栈，还有大川

银行，都损坏得比较严重。谢家大院算是相对完整一点的。”

老曾看了我一眼，立刻猜到我追问谢家大院定有原因，他故意端起杯子喝茶留时间给我提问，潘天棒和小敏在一边不知道我们在搞什么名堂，耐心地旁观。

“那个谢家大院里有没有水井？”我问道。

“当然有！下半城这一带地下水源丰富，重庆以前没有自来水，上半城挑水吃，这一带就打井水。湖广会馆里面就有好几处水井，都是古代留下来的。”

老曾已经反应过来了，跟上提问：“二峰，现在谢家大院住的人是不是谢家后代？”

“不是。前几天我排查街区，那里的居民正在拆迁，都说与谢家无关。谢家主人的儿子叫谢修五，是法国留学归来的，曾经在山洞地区做国民党陆军大学教授，教建筑学。听说他解放后去了南京军事学院教书，如果现在还健在，应该上百岁了。”

“哦。趁现在光线好，能不能麻烦你带我去拍些照片？”老曾看了我一眼，笑逐颜开地把相机从包里取出来。

“好啊，湖广会馆传统街区这边需要你们多多宣传。曾老师要收集资料，我们大力支持。”二峰站起身来，埋了茶单。

我让潘天棒去车里取来老曾的登山包，二峰奇怪地看着他问：“这么大的包，怎么不放车里？”

潘天棒嘿嘿笑着，一拍背包：“你不晓得，里面有电脑，放车上怕人偷。”

二峰忍不住夸奖他：“用登山包装电脑，亏你想得出来，肯定是为了减肥。谢家大院在太华楼巷，要走几百米，不嫌重就慢慢背吧。”

一路上，老曾不断聊着下半城的文化地产开发，很担心开发会

影响下半城的历史风貌。

二峰说：“放心吧，这次下半城改造，是修旧还旧，恢复湖广会馆传统街区风格，连正在规划中的东水门长江大桥，都因为这个街区进行了局部调整。”

走进太华楼二巷宁静的小道，来到了谢家大院门前，门虚掩着，二峰径直推门而入。

谢家大院里，搭满了临时建筑，但结构完整，雕梁画栋还有所残存，依稀清末建筑的风采。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出来向二峰打招呼，说着关于搬迁的事。

老曾仔细地对院子里每个局部进行拍照，一边告诉二峰：“谢谢你带路，我可能要拍一两个小时，还要做些笔记。如果你有事就不用陪我了，他们三个可以做我的助手。”

二峰说：“那好，我也有不少杂事得回会馆，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支持，请打电话给我。”然后向老人说：“张婆婆，他们是来调研的专家，如果你知道些以前的故事，尽量告诉他们。”说完，二峰向我们告辞后离开了。

我问张婆婆：“婆婆，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？”

张婆婆搬来院子里的竹椅，请我们坐下，她说：“我家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年了。院子里本来还有十多户人，现在都搬得差不多了，我们也很快要搬。”

“这里有水井没有呢？”

“那边侧巷里有一个，不过被石头盖住了，很久没有人用。刚来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还经常打井水吃，那个井水啊，夏天冰得不得了！”张婆婆带我们到水井旁边，一个简易的木棚子架在水井边上，像是养鸡的，一块大石头则盖住了水井口。

老曾问：“老大姐，这里井水深不深？”

“深啊。有一年大旱，他们用绳子绑块石头丢下去，好大一圈绳

子，都没有丢到底呢。”

湖广会馆边上留下旧宅不多，学成回国，又姓谢，不太可能有两三位。谢修五在陆军大学教建筑，自然与小敏的爷爷沾上了边。

谢宅井深之处，无疑就在这里，就在井下！

目的地虽然找到了，但怎么才能在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下井去看看呢？

我一拉潘天棒的手，轻声告诉他：“这里肯定是藏宝地，你不是自称魅力无边，从少女到老妇通吃吗？现在就靠你发挥魅力引开张婆婆了。我让小敏在井上守着，别让其他人来打扰。”

“放心，交给我吧。”潘天棒一拍肚皮，“你知道我的肚子为啥子恁个大？其实里面装的根本不是脂肪，是三十六计！”

他走到张婆婆跟前，掏出一支笔，一个小本子，满面笑容地对张婆婆说：“婆婆，我们写书想收集些资料，能不能带我去参观一下你们现在住的房间，给我讲讲你住这里四十年的故事呢？越详细越好！”

张婆婆回答道：“好啊，我们家的故事，足够你写十本小说呢，只是家里乱了一点。”说完就带着潘天棒去她家参观了。

巷口很窄，小敏在巷口一站，就挡住了外面的视线。张婆婆走后，小敏终于憋不住了，催问我找到这里的理由，我一边和老曾使劲移开井上的石板，一边向老曾和小敏解释我解谜的过程。

“‘人微言轻’怎么是一个‘谢’字？”小敏问。

“‘谢字’右边，是‘身寸’二字，只有一寸高的身体，人肯定很微小嘛。再加一个言字旁，就是谢字了。”我解释给小敏，她恍然大悟。

“那你怎么知道就是这里？万一有两个出国回来姓谢的呢？”老

曾也担心。

“我坚信在这里的原因，是因为谢修五的建筑专业。第七号藏宝图路线很复杂，如果井里能藏宝，一定有侧洞与其他洞子连通。能在井里发现地洞或打通地道的人可不多，学建筑会占不少优势。我猜想谢修五是小敏爷爷学建筑的教师，如果他们是这一层师生关系，小敏的爷爷可能有机会把黄金藏来这里！”

“好！反正已经来了，就下去看看！”老曾安排



谢家大院全图（苟毅）

小敏在上面守着井口，“如果被人发现，就说我们在研究这口水井的历史年代。”

取出登山绳一端绑在旁边的柱头上，老曾让我第一个下去。

井周围的石头很粗糙，有不少可以下脚的地方，虽然潮湿却并不溜滑。井的入口不宽，刚好容得下我的身体，换了潘天棒就下不来了。

洞体呈锥形，从洞口越向下滑，洞身越宽阔，行动逐渐方便起来。滑了不到十米，已经看见井水水面，侧面赫然有一个洞，高度足够站人。用灯光照去，看不到尽头。

我一脚踏进洞里，轻扯绳子两下，给井上的老曾提示。

老曾接着也滑了下来。

[五十二]

我在侧洞接着老曾的脚，他灵巧地翻进洞来，简直不像个六十岁的老人。站稳后，他拉了两下通向井口的绳子，小敏就把装着探洞工具的背包慢慢地放了下来，我接过背到身上。

老曾拿出强光电筒，向洞里照了照，也看不见底。他对我说：“上面已经开始飘雨点，搞不好会落大雨。我们要搞快些，万一洞里有暗河，涨了水就不好办。”说完，他就带头向前快步走去。

洞里很泥泞，还好我和老曾今天穿的都是登山鞋，高帮而且防滑，才能迅速前进。

弯弯曲曲走了十多分钟，前面出现了分路，一条路向左上行，一条路向右下行。两个支洞都是天然形成的，很不规则，还好洞身比较宽大，有些低矮的地方，一弯腰就能过去。

老曾取出小敏给他的第七号图来查看了一会，然后在洞壁上卡住一张扑克牌作好记号，再向右下洞里走去。

右下这条洞，土质逐渐变得松软起来，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很深的泥泞，空气中有股子湿润的潮气。

一路下坡，空间越走越高，洞身也越来越宽，四周有隆隆的声音逐渐响起，感觉有风从面前吹过，湿漉漉的。路也越来越不平坦，地面的土四处都是裂开的口子。

老曾警惕地说：“情况不太妙，去年重庆大旱，洞里吃水也很严重，一浸水就会塌方。如果那些声音是暗河涨水，我们会有危险，动作要再快点。”

我心里一惊，连忙说：“好，如果有危险，就马上撤退，不要为了身外之物冒险。”

老曾一路快步，他个子矮些，比我灵活，我很吃力地跟上他。

很快我们就到达了一个巨大的岩洞入口，隆隆的声音更近了。

老曾对照着图纸说：“就是这里！”

这个岩洞顶高有十多米，四周空旷，老曾的强光电筒照过去，远处的墙壁都看不清楚。

我们快步向前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插在地上，绕过岩石，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条暗河，宽约五六米，横挡在我们的面前。水流浑浊而急湍，打着旋涡，水声震天般响着在洞里回荡，仿佛要把一切冲走。

老曾踩着乱石走到暗河边，取出登山杖试了试暗河的深度，深不见底。他四处打量了一下，回头示意我跟着他沿暗河向上走。

没有走多久，前面乱石堆边有一处暗河很窄，估计只有两米多宽，居然有一条长石横在暗河两侧的岩石上，正好形成一个天然小桥！桥面离暗河水面有好几人高，在急流上显得摇摇欲坠。

快步走到石桥一侧，我托着老曾攀上巨石堆成的桥头。他用电筒观察了一下，在上面向我吼着：“东西在对岸，快上来！”

我紧接着爬上桥头，沿着长石看过去，对岸处是一个平坦的土堆。光照之处，土堆上面，似乎密密麻麻摆列着十多个看不清颜色的箱子。

急流在脚下乱石堆中轰响，我仿佛感觉我们站的这块石头有些摇晃，担心地对老曾说：“那个长石如果是小敏爷爷留下的，年代就太久了，很不安全，你让我先走。”

话音刚落，轰的一声，暗河上游突然卷来一阵浊浪，水位已经开始升高，对岸的土堆被急流一点一点地削去。

老曾回头喊道：“不用担心，我有经验！”声音在水声中几乎难以听清。

老曾把一只手递给我，用一只脚去试那块长石，长石轻轻晃了

一下，老曾又用力使了点劲，长石摇晃而不倒。他把电筒交给我，放心地两脚踩上去。

长石是天然的，石面凹凸不平，宽度也不均匀，窄的地方，不足三十厘米。

老曾慢慢走上去，两手平举保持平衡，但长石却在老曾的体重影响下晃动起来，越晃越厉害！

我急忙去抓老曾的手，长石对面支撑的那一端，一下就垮了下去，老曾全身下落！还好，他的一只手已经被我抓住，下落的重力，把我带着向前冲去。我左手撑住了旁边突出的岩石，右手紧紧抓住老曾，他的身体像个钟摆撞在我们这边的岩堆上，一些较小的石块在撞击中落了下去，打在暗河的水面上。

我两手极其酸痛，几乎脱臼，脑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绝不能松手！下面急流乱石，松了手老曾就完了。

没有多久，老曾拉着我的手爬了上来。原来他在落下时，一手拉着我，双腿和另一只手及时伸出撑在了岩石上，没有撞伤。

拉起老曾，我们都累得瘫在地上，而对岸此时发生了巨变！

掉下的长石一端，打中了一块立着的岩石，造成了一系列的石块倒塌，很快将这不到两米宽的暗河堵住了。上游流下来的水裹着泥沙扑下来，却流不走，水位急速升高。对岸的土堆被水流冲出沟道来，开始不断垮塌。

对岸的藏宝箱，一只接一只被急流卷进泥沙，又迅速冲下去。漂向暗河下游方向，通过一个很矮的洞口，冲向不清楚的远方。

看着这一切，我满心无奈，束手无策。老曾气得不断顿足：“唉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！”

不知道是老曾顿足的结果，还是水漫上来的原因，我们的脚下开始摇晃，周围的石头一块块掉进水中。

急流拍打着岩石，水花已经打到我的眼镜上，视线都模糊起来，而老曾依然还在用强光手电看着那些箱子。

“快跑，老曾！”我叫道，声音在水声中显得无力，“再不跑，我们回去的路就断了！”

老曾醒悟过来，我们七手八脚爬下巨石堆，连跑带跳，冲回岩洞入口。这时更多的石头在垮塌，洞里像雷雨天一样，不断轰鸣，眼看岩洞的水就要浸满了。

冲向回去的支洞口那零点几秒，我看见一个奇怪的东西插在洞壁上，一伸手就取了下来，接着向前跑。后面的水已经追到我们身后，我们快速沿着支洞上坡，暗河浸满的水，从支洞涌进来，一路追着我们上行。

直到分路的主洞，我们才摆脱了水流的追击，松了一大口气。

摊开手，我看见我的手里，是一支老式的钢笔。

我和老曾互相打量了一下，禁不住摇头苦笑：两个人浑身都已经湿透，手臂和腿都擦伤了多处。

把T恤脱下来拧干，我对老曾说：“富贵命中定，看来不假！好不容易看到大夏国的黄金宝藏了，却在眼前就这样消失掉。”

老曾扶着洞壁把登山鞋脱下来倒水，对我讲：“唉，你不要灰心了。我们今天把命保住比啥子都重要。还好你动作快，救了我一命。不过，刚才我看清了几个卷进水中的箱子，盖子都撞开了，那里面是空的！”

“啊！你看清没有？”

“我眼睛尖得很！就算没有看清楚箱子里面，但那些箱子漂浮在水面，怎么可能装着黄金呢？如果你手上拿着的那支笔有用，我敢保证，得到那批宝藏的机会还没有消失！”

[五十三]

现在可不是研究线索的时候。打开老曾的背包，找到一个塑料袋，我把那支老式钢笔小心地包起来揣进背包里袋。

沿路洞顶都在滴水，墙上也四处渗着水流，洞里的地面更加泥泞起来，有些地段已经水深过膝了。勉强把拧得半干的上衣穿上，我们匆匆向回走。

好不容易到了井边见到久违的天光，上井的绳子居然不见了！

大雨点不断地从井口落下来，下面的水已经涨上来了，井水有些发浑，水面已经淹了一部分侧洞，而且还在上涨。

情况很危急，我们还没有脱险！

老曾探头向井上看了看，回头告诉我：“绳子应该是被扯上去了，估计是他们担心引起别人注意吧。”

我取下被泥水盖满的眼镜，扶在洞口边向井上高喊小敏和天棒的名字，没有人回答。落下的雨点打得我眼睛难以睁开。

“别喊了，现在雨太大，雨水打在井周围，把你喊的声音盖住了，上面听不见的。”

“那我们怎么办？等雨小点？”

“不能等，井水已经涨起来了，再晚就走不成了！”

老曾从背包中取出另一圈绳子，又取出攀岩用的上升器材：岩钉、上升器、快挂。

我目瞪口呆：驴行多年一直没有攀过岩，就是觉得太危险，难道老曾要从井壁攀上去？

果然，老曾说：“我登过山，这个井壁放岩钉很安全，你不用担心，在下面等着，我上去后拉你。”